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第十三回 搶地呼天靈妃割股 含愁忍恥才女灰心

孔夫人母女，得了秋鶴的五十兩，心中自是一寬。駒光如駛，這年三月初三交清明節，到寒食晚上，祭了祖。孔夫人道：「我們出門居此，已經三年來了。上年因你病，連祖宗也忘了。我們要回到蘇州，殊非容易。明兒清明，須燒些紙遙祭，你父親同嫡母的棺木寄在那裡，不知風化得什麼似的，也沒墳墓。就是有了墳，也沒人祭掃。今在這裡雖然客地，我就同你到子山堂逛逛。有空地方兒，就焚些楮鏹，只算展墓似的。這叫做天涯哭望，心到神知，你道好不好？」小姐道：「還是用船，還是用轎呢？」孔夫人道：「用車子的好，也便宜些。」就叫車夫拿好東西，商議定了，吩咐了龍吉一番。次日一早起來梳洗，用了些點心，同王奶奶說了，就請他照顧門戶。龍吉引二人走到河邊，僱了一個小車，買了些楮鏹，一路向北，到重寧寺。這寺正是新建，有石獅一對，高六尺餘，雕琢得很精緻。過小金山，山上一亭，高翼天半。母女就在那裡焚了楮，哭了幾聲。該處荒塚累累，車夫指東山黃屋一所道：「這是觀音山佛殿，不堪瞻仰的，不去罷。」就向西至平山頂，有大木坊一座，書「棲靈遺址」四字。山門豎一石匾，上有「敕建法淨寺」五個金字。寺外東西兩巨石，嵌於牆中。東石曰淮東第一觀，西石曰天下第五泉。頂有牌坊，書「豐樂名區」四字。入門，歡喜佛含笑如迎，二人拜了，先至東首晴空閣，有一聯云：

六一清風，更有何人繼高躅；

二分明月，慣於此處照當頭。

後為四松草堂一匾，為鹽運使徐都轉所建，鄧完白有一聯云：

樓閣莊嚴地，山林富貴天。

既至大雄殿，拜了佛，再至平山堂，推窗一望，城垣邱壑，皆在目中，和尚送了第五泉的茶來，兩人覺得足餒。坐望一回，上有二匾，一曰放開眼界，一曰風流宛在。其旁大半長聯，龔藩台一聯云：

登堂如見其人，我曾經泰貸黃河，舉酒遙生千感；

飲水當同此味，且莫道峨看太白，隔江喜看六朝山。

方運使一聯云：

自張唐民借海苑陵游，斯堂乃因人重；

有蘇長公與王居卿出，吾曹每以詩鳴。

歐陽觀察有聯云：

歌吹有遺音，溯坡老重來，此地尚賡楊柳曲；

宦游留勝跡，訪先人手植，幾時開到玉蘭花。

坐了一回，至蜀岡井。井口僅尺餘，深十餘丈，窈然而黑，也不見什麼好看，再回到堂中，已是午後。遊人漸多，和尚送了蔬麥來，二人吃了，給了他幾百青錢。再從前廊繞出去，見牆上題詩甚多，大都不堪入目。後見有宛城馮碧霄女史七律一首云：

遊戲人間十六年，纖塵不染也纏綿。綠珠化影心如鐵，紅線凌虛骨欲仙。

歌舞樓台銷俠氣，鶯花世界種情田。癡郎若問儂消息，家住幽靈第幾天。

小姐笑道：「好好，這首詩倒有些來歷，我來寫了下來。」就借紙筆來抄錄了，於是母女下山。但覺花明柳媚，一片春韶。仕女豐昌，河山明秀。也有展墓的，也有踏青的，說不盡繁華熱鬧。那綠楊樹下又有幾個童子，順著風兒放紙鳶耍子。少年公子，都是輕衫團扇，意態風流。河岸邊泊了多少游船，又有轎子歇在那空地上，小姐同母親上了車，一路賞識而來。覺得心中舒暢，口占一律，和碧霄女史原韻云：

含辛茹苦又今年，柳絮愁春盡脫綿。小劫同參清淨佛，前身疑是廣寒仙。

不妨遊戲銷金窟，好自栽培種玉田。笑和牆頭詩句子，塵緣還願證情天。

日墮崦嵫，驅車而返。不多一回，到了寓中。換了衣服，已是上燈時候。安排晚飯吃了，孔夫人覺得身體勞倦，早早安睡。小姐想了一回日間的游景，看了一回書，也就安歇。從此深閨無事，不過吟詩刺繡，消遣良辰。風景不留，日月易逝。端陽已過，酷暑旋臨。母女住在這個廂房裡，炎熱異常。到夜間就把這竹榻移近庭心裡坐了，揮扇招涼。小姐夜夜把小書閒說講給母親聽，王奶奶也聽得津津有味。孔夫人半躺不躺的在榻上任小姐講說。正值六月初十日，孔夫人受了些涼，有些不自在，發了幾個寒熱。趕緊服了幾服風寒發散的藥，又服了些金雞霜，也就好了。六月廿四，是荷花生日，正是立秋。房東賞荷花，請孔夫人去頂了一日，其時天氣尚熱，回來殊覺燥渴，吃了小半個西瓜，乘了一回子涼，小姐便請母親進去睡。豈知有了年紀的，一涼一熱，又吃了葷膩的東西，又吃些涼瓜，肚子裡覺得不舒服，到廿九就復病起來。次日就招了個大夫開了幾味藥，煎來吃了，稍出些汗。到第三日仍舊熱，這個藥總不見效。晚香漸漸的慌了，與王奶奶商量，把龍吉要了過來幫忙。又去西首招了一個燒火婆子李寡婦，既聾且老，不過陪伴燒火洗滌而已。第五日孔夫人病勢轉重，寒熱時退時作，飯也不要吃，只喝半碗粥，李寡婦道：「大街上有個大夫叫陸耀明，高明得很。每日有四五十號請診，他貧病是不計較的，何不請來看看呢？」晚香道：「我也聽見過，上年王奶奶的親戚病重，從儀征寄信來托王奶奶請去的。這個病據說是春瘟熱夾傷寒，大夫通不肯看了，倒被他看好的。既這麼著，就叫龍吉去請他罷。」就命龍吉帶了請封前去。停了一回，龍吉回來說：「先生今日診多，不及來，要明日晚上才能來呢。」小姐道：「曉得了，你替我去買些醬腐乳來，又要打一斤油，買十幾枝蠟，晚上點的。」龍吉取了錢去了，小姐就進房來，摸摸母親頭上滾熱的。孔夫人要喝茶，遂給他喝了一口。孔夫人道：「我是年紀老了，這個病不要緊的，過幾天就好的。就是不好，也是天數，你莫慌。」小姐不覺鼻酸起來，流了幾點淚，也不語，安排喝了幾口粥，夜間病勢增重，嚙乾目眩，喝了一口茶，也不作一聲。小姐問了幾聲：「覺得怎麼？」孔夫人道：「心裡悶得狠，你再喂口湯我喝。」於是又喝了一口。孔夫人叫晚香至牀前，執了手說道：「我同你避難苦到這樣，本來要等你終身的事完了，我死才放心。今兒恐不能了，總捨不得你，叫你一個女兒怎麼樣呢？我昨日夢見你父親，說要吩咐你，我死了萬不可以死的。第一要自己保重，將來必定有安排的。」說著暈了過去，小姐哭得淚人一樣，哽咽著不能言語。次日又退了些涼，晚間陸大夫來了，小姐只得出見。看見先生已六十餘歲了，僂僂龍鍾，小姐請他坐了。喝了一杯子茶，不吸煙的。先生略略問了小姐籍貫，及孔夫人的年紀，說道：「房裡去望望罷。」小姐就領了進來至牀前，先點了一枝蠟，把左右手診了一回脈，又把面色望了望，舌也看了，陸大夫搖著頭道：「病倒難治呢。」就走了出來，晚香聽了這話，急得要死，含著淚也出來問道：「先生到底怎樣？前日有人說是虐疾傷寒，可以不妨麼？」陸大夫道：「這是實病呢，診令堂的脈浮緊，必因血弱氣腠理開邪氣因之而入，與正氣相搏，結於脅下，正邪遂至紛爭，必當胸滿。口苦、目眩、嚙乾、少語、昏沉，寒熱時作時止，手足微溫，據鄙見看來，並非虐疾而起，且擬一個方請教。」於是開了一方看是：

人參錢半

括萎實一錢

黃芩三錢半

甘草錢半炙

柴胡一線

外加生薑三片

大棗貳枚擘共煎湯一杯服

寫完了交給晚香，說道：「且服了這方，胸中舒快，頭目不暈，明日再來找我，這個病非同小可，要謹慎些才是。」說畢就去了，小姐就叫龍吉兌了藥來，自己用文火煎好。孔夫人仍是昏昏沉沉，也不要吃。若把茶喂他口裡，也就喝了。停了一回，把藥喂他吃了。小姐坐在房中垂淚，半夜以後，孔夫人稍覺清爽，咳了一聲嗽。小姐心中稍慰，問道：「娘要吃什麼？」孔夫人低低道：「你給我一口茶喝。」小姐把二次煎的藥先給他吃了，倒一杯茶餵了他兩口，也就不再喝了。

又歇一日，病重。陸大夫也不肯來診，晚間又咳嗽了幾聲，喝了兩口茶。又歇一回，孔夫人兩淚盈盈的道：「親妮子。」小姐便走了過去道：「娘我在這裡，你要什麼？」孔夫人道：「寶貝你的手呢？」小姐就給他摸了，孔夫人道：「我是不能好的了，不過棄了你一個人，想你怎樣過日子，那買家又是這樣的靠不住，將來你也只得去依他。」晚香覺得蕩氣迴腸心如刀刺，哭道：「娘不用多慮了。」孔夫人道：「我與你娘兩個人奔來奔去，仍無出頭的日子。我死了，你千萬不可自尋短見。有什麼委曲，只好忍耐，只要守得住身子，到那裡是那裡。受些小辱也不妨，我原諒你的。」小姐那裡還能答應，哽了半日，說：「娘不用說了，養養神罷。」孔夫人道：「我兩人相依了十多年，今兒末了一場，不能不吩咐你。以後再要我說一句兒，也沒得了。我的棺材總要同你父親、嫡母尋一處墳地合葬的，這是最要緊的話。你違了我，我不瞑目呢。你老子也在這裡，叫我同你說。」小姐聽此話，又是哭，又是急，便跪在牀前說：「父親要保佑呢。」孔夫人卻又暈去了，連忙叫喚，好一回微微醒來。看了小姐一看，閉著眼流下幾點淚。晚香小姐這回子真是五內摧傷，細想母親囑咐之言，一字萬淚，只管嗚嗚的吞聲暗泣。到次日黃昏，孔夫人的病更重，口也不能開了，小姐因想道：父母病重，割臂當藥總可以感動神明，必定有救的。就是我上年病也幸虧這位韓郎的肉，今日我何不效法效法？主意已定，就去淨了手，到灶前去點了香燭，看那龍吉已睡倒在灶後了。小姊就去取了剪子，包創的布兒、紙兒，刮了些龍骨。又取了一根棉帶，一個小杯，到庭心裡向天默禱，淚汪汪的說：「我汪晚香生成薄命，父親、嫡母早故，就剩這個生母，辛苦流離，撫養我到今日。病到這樣可憐見的，蒼天神仙菩薩，原鑒我薄命人的苦楚，賜我母壽一紀，我晚香願減十二年的壽。若是母親死了，晚香也就難活了。無可奈何，因此願割臂肉當藥醫治母親，願神明垂救。」說著就把左手肱上的肉狠命一剪，那晚香是幽夢靈妃的後身，也是離恨天一位主子，豈有不能感動神明的？無如孔夫人壽數難回，晚香該有此等劫苦，故雖這樣誠心，終是不可救藥。那離恨天太主知道了，就在空中歎息。特命右頭陀默護晚香所割傷處，勿令出血，勿令受風，勿令過痛，那晚香把肉剪下來，放在杯中，到不覺得甚痛，就從從容容的自己包了，但聽得空中似有人說道：「靈妃妹妹，傷體不可傷生，劫滿復位。」小姐向天上一看，但見一朵紅雲，冉冉而去，並無他物，心中也自驚異。想道：他是何樣仙人，喚我靈妃妹妹呢？況我也並非叫靈妃，他還說傷體不可傷生，不過叫我不可尋死。限滿復位，位在何處？怎樣的復呢？咳，都不管他，我且救母親要緊，以後再作計較。看官這都是確鑿的話，現今小姐臂上尚有傷痕，並非杜撰呢。小姐割臂後，遂起身去煎藥去了，又看看母親還是昏沉不醒，氣若懸絲。小姐遂把這肉置在藥裡，加上一杯涼水，再煎起來，方才煎好。孔夫人在枕上哼的一聲，晚香走到牀邊，問：「要喝茶麼？」孔夫人不應，小姐只得把藥餵了，又陪一回，已是四更，人已倦極，和衣臥倒。夢見父親前來，晚香就哭了，父親道：「你不必哭，你該有風塵小屏，以後必享殊榮。無論孤苦，總要順人，千萬不可覓死。我等的棺柩，你須合葬一處，自有同人你代勞。小姐欲問終身，父親道：『天定勝人，不必多言，去罷。』」一推而醒，天已大明。外邊龍吉進來說：「有客人寄交南的信來，在外邊等你。」小姐起來，略略擦了擦臉，看了看母親，走出來。看見這人年紀二十以來，俠骨神姿，亭亭玉立，只好相見了。請他坐下，請問姓名，那人道：「某姓吳，號洽秋與韓秋鶴八拜交，今從交南回來，秋鶴托帶銀信在此。順經此地，當面呈交。」就在身邊取出來交上，說道：「老譜兄知道尊府被火，恐日用萬不得敷，故囑某寄銀七十兩，莫要見笑，均請收了。」晚香知不能卻，淚眼盈盈的裨牲告謝道：「先生送銀實覺受之有愧。」洽秋道：「阿堵乃身外之物，吾輩側身天地，胞與同懷，萍海花天，最重知己。赴湯蹈火，亦所不辭的，何必說這生分的話兒呢？」晚香泣下沾襟，感謝彌極，又哽咽道：「承諸義士不棄，撫恤孤窮，不知薄命人的母親，現在病得一息奄奄的呢。」洽秋驚道：「夫人病麼？某應得去看看。」晚香謝了，就領進房來看了看。見孔夫人之口，欲合不合的，連氣息也極微的了，就走出來。晚香又跟了出來，洽秋說道：「小姐莫急，人生總要死的，快辦後事罷。」小姐又哭起來了，洽秋道：「哭也無用，後事怎樣呢？」晚香哭道：「天壤孤雛，又無男子，叫薄命人如何處置？」洽秋道：「某軍務在身，就要走的。」因想了一想道：「這件事全在某身上，你只管去服侍尊堂好了，某定有處置，就此去了。」晚香感激到萬分，把這銀子歸好，方拆開來信。

蔣弁回悉寓廬被火，正如海棠遇雪，桃李經霜，天之厄我。

晚香，可謂至矣，海天踴■，縮地無方，義弟吳洽秋回，特托再帶銀七十金，以資膏火。青天可溯，白日常完，幸珍重。千金必當再圖一見，莫使知心千古。此恨綿綿也。廢上，六月初五。

晚香此際痛母親之垂盡，感知己之多情，你想這個芳心如何難過？倒把終身後來的事不放在心頭了。惟手臂傷殘，雖說是神眷默佑，終覺有些不便。不過不至腫爛而已，閒文不表。

卻說孔夫人的病一刻重一刻，王奶奶近日到親戚家去借錢，要重開客寓，至此方才回來。得了這信，就走過來幫著指揮一切，又勉強去請了陸大夫來看看脈，也不肯診了，說道：「看這氣象，大約得了好人身上的精神，然不過在三四日內，必定走的。」說著去了，晚香只是嗚嗚的哭，王奶奶勸了一番，說：「且去喂些陳米粥湯他喝喝看。」遂同進房中餵了半匙，再喂就不受了。小姐去求籤總是吉。忽然想著史公的籤語來，再四猜詳，恍然大悟道：「三句不祥，可以解釋這第三句明明說今年為庚寅年。寅屬虎，庚屬金，馬木乃七月甲午也，必無救的了。天呀，可憐我晚香這等苦命，一個愛我的母親還不肯留他伴我，不知要厄我到怎麼樣呢？」遂又大哭起來。自此一連四日，眼見氣也沒了，可憐這個多情孝順的好姑娘，衣不解帶十餘日之乏也乏了，瘦也瘦了，計也窮了，心也死了，精神實在疲倦。臥了一回，忽見幾個店舖裡人送了衣衾棺木來，李寡婦把小姐叫了起來到外邊，來的人說：「前日有一個客人說是顧府上的僕人來買的，命我們送到這裡來，請照這單查收。」就把單兒呈上，一看，色色備齊，深感洽秋想得週到，就給了酒，開發他去了。

時已薄暮，只見李寡婦奔了出來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，太太斷了氣了，還放一個屁呢。」龍吉道：「你孃子聽得見放屁麼？」王奶奶到笑了，晚香就哭了進去，只見挺臥在牀一些氣也沒得。摸他額上已僵冷了，遂大哭起來。這番的苦楚，我作書的人也描摹不出來的。王奶奶等也出了幾點淚，只得竭力的勸慰一番。晚香泣告道：「弱女少不更事，這裡風俗都不知道，所有外邊的事情，如何調處，要求奶奶出主意幫一幫。」說著跪了下去，王奶奶連忙扶起道：「三年同居，當得效力，小姐請放心。」於是出去招了幾個僧道，五六個幫傭，凡喪中應辦的事情，一切調度週到。因他辦過丈夫的喪事，到是井井有條的。小姐得此幫助，心中稍慰。閉靈，立主召魂，次第周妥。晚香只是哭，也有鄉鄰送禮來弔的。王奶奶代為應酬。三日以後，殯禮告終。這日七月十七日，又延了僧眾施放篋口，拜懺一日。這事雖是荒唐，也是俗禮，必不可少的。王奶奶忙了幾日，小姐送他幾兩銀子，那裡肯受，只得罷了。喪事略畢，晚香寫了一信，寄告秋鶴，及賈倚玉，滿擬洽秋復來，豈知他軍務星急，到家住了兩日，也就走了。於是秋鶴的信無從寄處，自此逢七期，或延僧尼，或請道士，到七終之期，就請靈寄存在西首土地祠後屋。這場病事喪事，除辦後事外，共用了一百二三十元。幸秋鶴、洽秋送來百金，否則不堪設想了。小姐檢點檢點，尚有百餘元，痛定思痛，莫展一籌，欲尋夫則在京中，欲覓死則有父母囑咐，神靈示諭，況看秋鶴心中，必要與我一見。若死了，他知道之後，豈不害他，何以對知己呢？仔細思量又憶到史公籤語，不能自主起來。然而我一個女兒住在這裡，作何歸著？倒不如龍宮落髮，做了洛陽潘罷，橫豎仍好與秋鶴一見的。既而又想道：史公的籤，實在准，他說風塵好重千金價。我生的時節，光福寺觀音簽上，又有擊風珠啼一句。我病的時節，乩詞又有「國香墮園」四字。如此看來，難道要墮落青樓不成。這件事叫我如何做得來呢？既而又想道：青樓中女子有名的極多，前朝如真娘、蘇小、薛濤、楊枝、朝雲，後來如呼文，如馬湘蘭、李香君、柳如是、卞玉京，皆在青樓得名。我晚香具此才華，未必在他們

的下首，若借此以顯閨名，使後人稱述，或亦不妨。只要守身如玉，不肯留髡，難道勾欄中人，必定是作神女的生涯麼？況且我有一個妙法，不近俗人，但接名士。名士大都自愛，他知我心曲，斷不相犯，但願他日賈生出獄後，我管束他不許出門，就可西湖偕隱了。晚香如此思量，一夜間夢魂顛倒，輾轉不安。大凡天下的事不可多想，多想則多淆惑。忠臣就忠，義士赴義，皆不多想。晚香多想一回，就多魔障。然也是前定的，且幸守志冰清，故後來尚能復位。閒文少表。

晚香自母親七盡後，已是八月終，九月初了。踽踽躊躇，一無聊賴。王奶奶憐他孤寂，時來談天，又把龍吉薦到晚香處。說這個人沒了爹媽，年紀雖小，還靠得住，你就差遣差遣，給他一口飯吃，買幾件衣服他穿穿，就完了。自此龍吉就在晚香處伺候，住在外間。一日與王奶奶談起要做尼姑的話，王奶奶道：「姑娘快莫這樣想，數年前這裡本有幾處道姑庵，因多犯了積行，庵中有錢的，往往為無賴劫奪。官長因案情累累，一律驅逐禁止，通省皆出告示，連鄰省也不准收留。」晚香道：「叫我在這裡如何了局呢？」王奶奶想了一想道：「你的姑爺雖然被禁，還是到那邊去請他一個主意，再作道理。你小姐不便上路，我再薦一個小丫頭給你，他老子娘姓金，通死了。年紀只得十四歲，倒識得幾個字。因在一家朱公館裡伏侍，小姐看他聰明，日日教他字，講他聽。後來朱公館搬去，他就被人騙去，賣給人家為婢，帶到清江，日日受人笞虐，他不堪其苦，就附了航船逃回來了。本來恐怕追尋，不敢出頭，因聞得他的主人犯了案，壞了官，故就出來。我有一個姊姊在京都，他要我薦到那裡去，今兒你就用了罷。也只要衣食不缺，你若果然赴京，就帶了同走，可以服侍。外面差龍吉，到了京中，你可以在我姊姊處耽擱幾日，打聽打聽姑爺的信。若不要這個兩個人，通可以薦在我姊姊處的，我來給一封信你，你自己想想。」晚香道：「好是好極了，明兒來回復你。」王奶奶就去了，晚香想了一夜，只有走這條路。次日晚香回道：「一准走這路罷，你就叫他來我看看。」王奶奶大喜，便去叫了來，寫了一封信給晚香。晚香看這丫頭，清透玲瓏，尚無俗韻，就取他一個名字叫伴馨，擇定九月初八動身。到上海附輪船，初七日到土地祠祭別母親，哭了一回道：「我母女本是相依一氣，形影不離的，豈知母親同我到這裡來，中途就撇我了。來則同來，去則我一人獨去。望母親在空中保佑我，早早結局，我女兒稍有了出頭的日子，就要尋一個墓地，同父親三人合葬的。」說著又哭了一回，好不傷感，王奶奶勸回去了，小姐又托王奶奶將這靈柩照料，磕了一個頭。王奶奶連忙攙起道：「這個是理所當然，不消吩咐的。」小姐又給了王奶奶英洋數元，為常年代為燒紙的。王奶奶受了，道：「你到了京中，給一封信來，免得懸望。」小姐稱是。是夕不知哭了幾十回，行李已是收好，僱了一個小江船，次日辭別王奶奶，即同伴馨、龍吉登舟。又哭了一回，王奶奶送到船上，灑淚而別，晚香就命開船。

是日到了鎮江，換了輪船，到上海，叫龍吉去打聽。說有一隻海清輪船開行，看岸上果然是車籠馬水，說不盡的繁華。自想我晚香若果立足自雄，便可領略領略。這回子浮萍泛海，那有尋樂的心腸呢？到上燈已過，吃了晚飯，只聽一鳴鳴聲響，船就開了。小姐住在中層一個小房間，只有兩榻。龍吉就住在隔壁地下，船出黃海，風浪簸天，各人嘔吐大作，在黑水洋風到靜了，遂從船艙眺望，水天一色，殊覺別有懷抱。對房有一個女嫗，乃浙江連氏，年五十許帶子一個小廝，也是到天津的，彼此相見，談了一回，意氣頗洽，夜間到房裡來談心，方知馮碧霄的原委。連嫗就是碧霄的乳母，聽晚香這樣苦楚，就勸起晚香來，說萬全之計，惟有暫入勾欄，方能將老爺、太太的棺木合葬。就是賈姑爺還可再聚，姓韓的也可一見。晚香聽了頗不以為然，說良家女子，到這個地方，就是守不住的了。連媽笑道：「姑娘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我的馮姑娘也是早寡的貞女呢，他早已受聘。十二歲便死了姑爺，他就不見了。大家疑心他尋死的了，後來他的寡母，又死。他忽然走了回來，苦得了不得，這是前幾年冬季之事。他就把父母葬好了，再出去。我就尋來要他照顧，他說我是做了妓女了。」晚香道：「怎麼倒做起妓女來呢？」連氏道：「我也不明白這個緣故，後來再三問他，方知道他的淪落風塵，雖是不得已，亦與眾人不同的。他初時出去，本欲尋死，忽然有個人救他去，說此時尚須在風塵中混跡，不應該死，死了冥司中要受重罰呢。他就說我家小姐的技藝，一刻兒不見，可以走幾千里路的。後來學藝成功，小姐回來辦妥了喪事就走。約我今年冬間到天津去看他。」晚香道：「他到底辱身不辱身呢？」連氏道：「我也不甚仔細，但據他說從來不肯辱身，就是客人也要揀選。無論仕宦、書生、意中人要見他，先在客堂請坐，不好的陪了一回就送客了。客不去，他就說我馮碧霄是良家女，是訪技藝，並非賣身的。若要多擾便要告官辦他，倘客人好的，便留了進來談談詩文，表表心曲。或送一詩，或舞一回劍，或唱一闕詞，知己的也留他吃酒過夜，但總是分牀各夢的。小姐穿一件緊身密扣的衣服，藏一柄劍，若犯他，他再也不怕。」晚香道：「客人中也有王孫公子在裡頭，不怕妒忌要吃虧麼？」連氏道：「他，有一個保護人的，與小姐最知己。這個人是一位大官員的兒子，他們都怕他，就不敢同小姐為難。現在小姐的名聲大呢，錢也多也肯使，饒他這麼著，還有多少人登門賞識的。小姐總是守這個老規矩不改，上年正月，他忽然杜門謝客，到清江一路下來，到浙江西湖、天台雁宕、黃山游了八九個月，再到天津，他真是自己的身子，隨意的狠呢。」晚香笑道：「這等做信人，到大家可以做得的。」連氏道：「本來這樣，我所以勸姑娘不妨遊戲遊戲。」晚香道：「我但會做詩作畫寫字，怕不能學到你家小姐的地步。」連氏道：「有了這幾件，已應接不暇了，我這回子就同你到我小姐那裡去，你看看光景，談談心事，便知道了。他是極有情義，肯救人的。」晚香道：「保護他的公子雖是有父親的勢，他不怕父親知道麼？」連氏道：「他父親早已死了，因他的名聲大，朋友多，又肯抱不平，因此大家畏他。」晚香道：「這個人姓怎麼？」連氏道：「好似姓吳，名字有個秋字的。」晚香道：「可是冶秋。」連氏道：「大約是的了。」晚香想了一想，大約就是寄信這個人，看他這種義氣流露，外邊再沒第二人了。噯，原來碧霄就是他的相好。碧霄的人，必定好了。因說道：「這吳冶秋我也見過的實在好，不知他現在到那裡去了？」連氏道：「這麼著，你到了我小姐那裡便知道的。」晚香道：「面不相識，怎好白白的去見呢？況我還要進京。」連氏道：「在那裡住了，再作計較，我就作個中保，到我小姐那裡去，你試試必定合得來的。」晚香就想了一半，我此來本無定局，就進了京都，賈生在監，也是無益的。且看了碧霄定行止，也可以曉得冶秋在那裡，就是韓生的消息便靈通了。主意已定，就對連氏道：「你既這麼說，我們就同去罷。要你把我這個事情告訴他一聲，還要請他代我探聽京裡賈郎的信。」連氏道：「這個何難。」就約定了同去。

九月十四午前已到天津，泊在沽口。連氏就僱了一個海划，把兩家的東西一齊下了，五個人就在這划子上駁到埠頭。連氏先上去，四個人坐在船上守好行李。不多一回，來了十幾個扛夫，是碧霄差來的。連氏又到，把這行李發上，七手八腳的攜了去。晚香、連氏、伴馨三人坐了東洋車，龍吉、小廝步行，到碧霄家裡來。原來碧霄住在侯家後西首，門前兩間一個石庫門，門內大庭心，第二進三間兩廂，中係客堂，後面三間正房，兩個廂房，一廂是灶房，一廂是書房。第二進兩首又有兩個房，晚香到門，碧霄迎了出來，一看，好似極熟識的人，因笑道：「連媽說起姑娘這般景況，令人可憐。這回到這裡極好的了，妹本來要一個閨中的姑娘談談，不嫌簡褻，就住下再說罷。」晚香看碧霄纖瘦苗條，丰神濯濯，面上雲舒月滿，亦覺似曾相識，因道：「落難窮難，惟欠一死，連媽說起姊姊化身遊戲，俠隱青樓，令人意遠。故特來就教，乞賜小妹一個安排，感德不淺呢。」說著眼圈兒一紅，碧霄道：「紅塵逐熱，素抱凝彩。只要擇緣，不妨隨遇。憑他狡猾，不能看出吾等心腸。還要給他個喪志銷魂，顛顛倒倒呢。」說著一同進了碧霄的內房，轉到書房裡，果然是■郎■福地，富豔濃華。晚香的貞心為之一動，看碧霄穿著柳條蘭花織錦石青地的貢綢窄袖緊身小薄棉襖，楊妃色繡花衣邊，穿著玫瑰紅金團鶴的散管褲，竹根青金回文鑲邊。穿著雲龍滿繡閃金緞的小宮靴，並不穿舄。禿著頭梳一條百寶如意髮辮，辮梢十幾根紅絲帶，墮著幾個小金鈴。當頭帶著一朵小藍菊，耳上幾個金墜子。手上幾對金絲綰，真是柳媚花嬌，仙風俠態，不覺拜下去，碧霄也拜了下去，起來坐了，就叫丫頭柔兒倒茶來。原來是一個十二三歲的小丫頭，碧霄向柔兒道：「你叫倚紅去，就把外邊東首一個房間，請這姑娘安置。把他的東西讓他帶來的人看好了，點清楚便妥妥帖帖的放在房裡，連媽媽請他住在我的後房。」柔兒去了，晚香笑道：「我有一句話兒，聞得古人姊妹行有手帕交之說，既承不棄，原同易帕，結個異姓姊妹何如？」碧霄道：「恐不敢仰攀。」晚香道：「我是仰攀的。」碧霄道：「這是甚好？我兩人現在就拜。」於是就在書房裡點了香燭，易了各人常用的手帕，人不知鬼不覺地拜了。晚香長兩歲，叫姊，碧霄小兩歲，稱妹，只見連氏走了進來說道：「汪小姐的東西都在房裡了。」晚香起來謝了，碧霄道：「姊妹還要客氣，這是我家的傭媪呢。」因向連氏道：「媽媽你住在我後房，你

去同倚虹說要幾樣清潔的菜來，白玫瑰酒開一瓶，今兒不見客，要同姐談心呢。這會子先去安排些點心來，炒麥也好，就算中飯。」連氏去了一回，龍吉、伴馨也來向碧霄叩了頭，碧霄道：「你們叫什麼？」畹香道：「小廝叫龍吉，女叫伴馨。」碧霄道：「龍吉同燒飯打雜的住在門前一間裡頭，伴馨陪小姐住在榻上。現在他們去安排點心了，你們就到廚房裡去吃炒麥，好了叫他就拿來，還要一碗清湯。」二人去了，碧霄方向畹香道：「姊姊住在這裡，通不許你開鎖。妹子雖不肖，尚能自立門戶，他們都肯給錢我呢，我還不要，但姊姊初來，這些應酬的事，總不慣的。看久了便行無事了。」畹香紅了臉道：「怎麼能見客呢？」碧霄道：「且勿慮，回來便知道了。」因又問道：「連媽說姊姊識字的，不知讀了幾年書？」畹香道：「不過幼時庭訓，粗識一些，一知半解。後來在揚州學學畫，也是無師傅傳授的。」碧霄道：「緩日再請教，我前年遊歷南幾省，女子識字的固多，而好的甚少。」畹香道：「妹妹巾幗英豪，愚姊並未出過遠門，就是此番最遠。雖是安徽人，生在蘇州的，不過今年春間同先母游一遊平山堂。」因笑道：「到拜讀了妹妹的題壁詩，這田字韻二句實在好。愚姊就抄下來，和了一首，實是傾服得了不得。不料這番竟到妹妹這裡來，真是夢想不到的文字因緣也。」碧霄道：「姊姊看見拙作麼？和的呢？」畹香道：「我來念你聽。」遂念了一遍。碧霄道：「姊姊到這裡來，這田字韻恐怕也是詩識呢。但照這個意思，姊姊就是柳下惠，袒裊裸裎焉能洩我之意？」僅可通行的說著，炒麵來了，大家吃了些，同到外邊看看畹香的房，收拾得位置楚楚。碧霄笑道：「我是最愛收拾房間，因姊姊是服裡，否則我來佈置一番，別有可觀了。」畹香遂開了書箱，把書取出來，文具也佈置佈置，又把詩稿畫冊請碧霄看。碧霄十分心折，畹香前世本來就是碧霄的上司，碧霄為其屬下。如何不服呢？少頃上燈，就閉了門與畹香煮酒談心。畹香酒是有限的，不過應個景兒。碧霄卻是好量，兩人大家講起風塵知己，畹香就問道：「有一位吳公子號冶秋，妹妹與他知已麼？」碧霄聽了，心中脈脈，歎口氣道：「不要說起，非但知己，妹妹到今日的虛名盡是他一人保護之力。當時若沒了他，忌我妒我之人，早已把我處置，肯受我的冷眼相輕麼？不過他性喜遠遊，到這裡住了一兩月，就不能住了。前年秋間他來到這裡半月，我不叫他走，他說要省親回家，只得放他走。約今年春間會的，豈知今日尚未到來，打聽得在交南營裡。有人說今年六七月吃了敗仗，死的甚多，吾的吳郎打諒著盡了忠，今生是不能見了，我報答他來生罷。」說著眼圈兒紅了起來，便把手巾擦淚。畹香被他感動，眼圈兒也紅了一紅，即又笑道：「妹妹真是心目■■■■，人家好好在那裡，你倒咒他死。」碧霄驚喜道：「姊姊怎麼知道呢？」畹香道：「怎麼不知道？憑你海外的事我也曉得兩三分。」遂把七月間寄銀贈殯這事說了一遍，碧霄歡喜起來，便要寫信，畹香道：「我打聽得這個信，須兵船上寄去，信局是不通。我去年有信寄去，直到如今，並無回信。遇見冶秋，那日他也未曾說起，大約未嘗收到。」碧霄道：「你也有信給冶秋麼？」畹香道：「我給一個韓姓的，就是冶秋的義兄。」碧霄道：「想是親戚了。」畹香道：「也非親友，這話說起來長呢。」就將題圖起頭直到奇銀一一的講起來，兩個人出了多少眼淚。畹香道：「這個人也就是我的冶秋，他去了刻刻不忘，必要一見我。只得偷生忍辱，看將來的機會便了。」碧霄道：「姊姊到底能學我這個樣麼？」畹香道：「照妹妹說的，還可以過得去，且看罷。不過京裡總要去探問探問，這個冤家究竟可好？」碧霄道：「這尚容易，包在做妹子的身上。」

次日便去叫畹香寫了信，托人探問，過了半個月，有人把原信繳回，說姓賈的在監裡打死一個犯人，上頭知道了大怒，把他充發到烏魯木齊去了。畹香自念遇人不淑，心裡難過，但尚未過門，不好十分露出來。只得歎了口氣，下了幾點淚。碧霄著實勸了一番。自此畹香小姐住在馮家，並未到京。揚州王奶奶處寄了一封信去，不能說出落風塵的，只說住在一個親戚家。又不便寫明地方，但托王奶奶將母親的柩照管，將來必當重謝。賈生之事，亦未提起。畹香看碧霄應客，直若行所無事。所有客人，亦都風流大雅，與碧霄相敬如賓。就有一時留宿，也不過分榻聊牀，不來勉強。一握手，一撫頰，已算肌膚之愛、極猥褻的了，不知以後如何，且請少安毋躁。